

燕京學報專號之八

三皇考

顧頡剛 合著
楊向奎



哈佛燕京學社出版

民國二十五年一月

定價四元

三 皇 考

顧 頤 剛 合 著
楊 向 奎

童 序

凡是講中國上古史的人，差不多沒有不開口就談“三皇五帝”的；但是“三皇五帝”的問題究竟是怎麼樣，又差不多沒有人能回答得清清楚楚。聰明些的人們至多知道這些名字的不可靠，而勸人們不必去信它就是了。二千年來，竟沒有一個人肯悉心的去尋求出這問題的根柢曲折來，把它整個的託獻給人看。

我們知道要考究一個傳說的來源，必須首先問明白這一個傳說出來的時代，和那時代的社會背景；然後觀察其歷史上的根據，和這傳說本身演變的經過情形。這樣才能把問題澈底解決。我們中國上古史上的問題，儘有許多只是中古史上的問題，研究上古傳說的人若只在上古史裏打圈子，那裏會有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。所以我們要明白“五帝”問題，必定要先弄清楚戰國秦漢間的政治背景和那時代的學術思想；我們要明白“三皇”問題，也一樣的必定要先弄清楚戰國秦漢以至歷代的政治和宗教上的情形。

“三皇”傳說起來的原因是這樣：戰國本是個託古改制的時代，一般思想家眼看着當時時勢的紛亂，和人民的痛苦，大家都要想“撥亂世而反之正，”大家都提出具體的政治主張來救世；然要謀主張的實行，必先要得當時的君主和人民的信仰，這本來只是學說上的問題；但是不幸，我們的先民向來有一種迷信古初的病根，以為無論什麼都是愈古的愈好，愈古代便愈是

治世，愈到近代便愈亂了。這種病根，在我想來，是敬祖主義的流弊，是宗法制度的結晶。戰國的思想家本來沒有什麼歷史的觀念，又困於這種國民性之下，便不得不編造些謊話出來騙人了。於是他說他的主張是古者某某聖王之道，你又說你的主張是古者某某聖王曾經實行過的；你說你的主張很古，我又說我的主張比你的更古；你講堯舜，我便講黃帝，他更講神農；思想家的派別愈繁，古史的時代也便愈拉愈長。你把你編造出來的古堆在他編造出來的古的上面，我更把我編造出來的古堆在你編造出來的古的上面；在這樣情形之下，那向來爲人所不知道的“三皇五帝”的一個歷史系統便出現了。

戰國人的編造古史，本來不必尋什麼可靠的材料，只要能拉到的便是；也不管你我的說話會不會衝突，也不管書本上的證據如何；所以這國的祖宗會安在那國的祖宗的上代，甚至於一個人會化身成好幾個人。他們還嫌這些花樣玩的不夠，更把天上的上帝和神也拉下凡來，湊聖帝賢臣的數。這樣一來，宗教的傳說便變成了真實的歷史，而神便也變成了人。“三皇”的傳說即是這樣起來的。

這篇三皇考是顧頡剛師同楊向奎先生合寫的。這篇長文裏把“三皇”的來源，同它傳說的演變考證得清清楚楚；同時因問題聯帶的關係，更把“太一”問題也相當的解決了。關於“三皇”的問題，著者們以爲：“皇”字在戰國以前只當它形容詞和副詞用，偶然也用作動詞，或是有人用它作名字；絕沒有用作一種階位的名詞的（二節）。戰國以後，本來用以稱呼上帝的“帝”字已用作人王的位號，便改用了訓美訓大而又慣用作天神的形容詞的“皇”字來稱呼上帝了。在楚辭裏我們首先看到“東

皇太一”和“上皇”“西皇”“后皇”等名詞(三節)。到戰國之末,“皇”又化爲人了。呂氏春秋和莊子告訴我們一個人帝的“三皇”(四節)。秦王政統一天下,命丞相御史等議帝號,臣下奏說“古有天皇,有地皇,有泰皇,泰皇最貴,”這就是我們最先知道的“三皇”的名號。“天皇”之名,就是從“皇天”倒轉來的;“地皇”之名,就是從“后土”翻譯來的;“泰皇”或許就是楚辭九歌中的“東皇太一”(凡是用“泰”作形容詞的,都含有最高最貴的意思,所以泰皇最貴), (五節)。到了漢代,淮南子道“二皇,”“二皇”是介於人神之間的人物(淮南子中也有“太皇”,是天的異稱;又有“太帝”,即是上帝)(六節)。董仲舒道“九皇,”“九皇”不是一個固定的人物,是一個跟着朝代遞嬗的位號(“九皇”後來也變成固定的人物,如鶡冠子文子等書所說)(七節)。西漢時“三皇”說消沈,其原因,一:西漢是陰陽說極盛的時候,武帝時,以泰一爲天的異名,泰皇即可與天皇併家;又泰一與后土對立,天地之神既定,可以不需要再有別的。二:西漢是極注重曆法的時代,在天象裏有大帝星,有五帝星,所以祭祀之神也只能有泰一與五帝,古史中也只能有泰帝與五帝了(一二節)。到西漢的末年,“三皇”說又顯現了。王莽自居於“皇,”所以他又拾起“三皇”這個名詞來應用。(王莽時的“三皇”還保存着董仲舒學說的意義,只是一個順着時代變遷的位號。王莽的“三皇”大約是黃帝少昊顓頊)他在經(周禮)傳(左傳)裏插進了“三皇”說的根據,從此“三皇”這個名詞就長存於天地間了(一三節)。董仲舒的朝代次序的學說只是“黑”“白”“赤”三個統(此外尚有“天統”二字,乃指自然的統緒而言,即是後世所說的“正統”)。到了劉歆,把它改變成“天統”“地統”“人統,”因有了這新三統說,緯書裏便有天皇地皇人皇的“新三皇。”於是人皇便占據了泰皇的地位了(一五節)。天地人“新三

皇”說既出，他們更把伏羲神農燧人女媧祝融等與“三皇”併合起來（伏羲神農爲“三皇”之二是各說俱同的，還有那一“皇”各說不同）。自從鄭玄把少昊正式加入“五帝”中，“五帝”成了“六帝；”僞古文尚書就把本來爲“五帝”之首的黃帝升做了“三皇，”“三皇”之說便確定了（一六節）。後人又把秦皇九皇人皇等合併成一人，天皇地皇與淮南子裏的“二皇”也併了家；於是“後三皇”在西漢前期的書中也各有着落了（二〇節）。在道教的經典中也有“三皇，”它們的說法頗不一致，大體是把“三皇”分化成三個集團，有“初”（上），“中”，“後”（下）“三皇”之別（道教中的“三皇”也是天皇地皇人皇，有的也把伏羲神農黃帝們拍合上去）（二一節）。左傳中有“三墳”之名，周禮裏有“三皇之書，”鄭玄們把“三墳”來釋“三皇之書，”後人因此便造出了古三墳書。古三墳書是易經和書經的混合物（二八節）。到了元代，在異民族統治之下，“三皇”又變做了醫流的祖師（因爲神農有營藥及作本草的傳說，黃帝有作內經的傳說，神農黃帝是“三皇”之二，爽快更把伏羲也硬拉入了醫界）。自此以後，“三皇”便從最高無上的統治階級跌成了自由職業者了（二九節）。

關於“太一”問題，著者們以爲：道家們叫“道”做“大，”做“一”或“太一，”楚辭裏又把“太一”作爲神名（東皇太一），這兩種意義的“太一”來源誰早誰晚雖難確定，但在戰國以前是不見有這個名稱的（八節）。到漢武帝時，又有“天神貴者”的“泰一”出來，稍後更有天神的“三一”——天一地一泰一出現。“三一”是“三皇”的化身，“泰一”是“泰皇”的化身（“三一”中也以泰一爲最貴）（九節）。本來西漢的上帝是沿秦制祠青白黃赤諸帝的，到武帝時換了泰一，五帝降爲第二級的上帝了（這是根據謬忌“泰一佐曰五帝”的學說）（十節）。武帝時泰帝的故事頗發達（現在我們知道的有兩件），泰

帝是禹和黃帝以前的人帝，實在也就是泰一的化身（一一節）。自武帝在甘泉立了泰一壇，到成帝時，儒臣提出抗議，天地祀所三十七年間搬了五次。王莽更定祀典，定上帝的整個稱號為“皇天上帝泰一”，後來簡稱為“皇天上帝”，“太一”一名就漸漸的消失了（一四節）。那時的天文家也在星座裏規定了天皇大帝及五帝的星辰。緯書興起以後，更給五帝上的這位上帝以“天皇曜魄寶”一個名號。天皇大帝曜魄寶一方面是北辰星，一方面也就是西漢時“天神貴者泰一”的變相（一七節）。到東晉時，太一墮落成了五帝之佐的同輩，“六十二神”中的一神。至唐，曜魄寶也跌到了祀典的第三級裏了。推原太一地位降落的緣故，是由於當時天文學說的轉變，而民間流傳的故事也同樣於他有不利（二二節）。後漢時有一種占卜的方法叫“九宮”，“九宮”是太帝（太一，即北辰之神）的紫宮，和他的“四正八維”八個行宮；太帝是要常常出來巡狩的，就叫做“太一下行九宮。”照後來的說法，“九宮”每一宮內都有一個神，九神同時移動，這就叫做“九宮神”（九宮太一）。到唐玄宗時，“九宮神”竟一躍而為國家的正式祀典，尊為“九宮貴神”，地位很高。民間另有一種“太一十神”之說，北宋時又有祀“十神太一”的制度，這“十神太一”的地位更高（以五福太一為領袖），太一幾乎回復了西漢時的地位（二三節）。道教中也有“太一”，道教的神名“太一”的極多，其中以太一救苦天尊（簡稱太一天尊）的地位為最高。此外太一君和太一五神等都是人身中的神，還有上上太一，是“道”的父親，又“玄”“元”“始”三氣也叫作真一玄一太一（道教以為“太一”無處不在，而各具名稱）（二四節）。周禮中的“昊天上帝”，甘公星經中的“天皇大帝”，和漢代所祀的“太一”，其地位是相等的，因之而

有“三位一體”的說法發生(鄭玄說)。到了唐代,他却又由一而化爲兩了;唐代別祀昊天上帝與天皇大帝曜魄寶,曜魄寶的地位低於昊天上帝。元代更把天皇大帝的祀典取銷,而太一也只有“十神太一”中最貴的五福太一得到祭祀,地位並不甚高。明清以後,天皇和太一的祀典都被革除,於是轟轟烈烈的太一就壽終正寢了(二五節)。

此外著者們還有對於“開天闢地人物”和“河圖洛書”等的考證(河圖洛書是“太一下九宮”說的根據地),因非本文的主要部分,從略不叙了(著者們對於“開天闢地人物”的考證有一個特別的提議,以爲在盤古未出現前,女媧實爲開天闢地的人物。這個提議,是這裏應當特別提出的)。

我們看了上面的提要,可以知道“三皇”問題與“太一”問題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。“太一”問題又牽涉到天文數象等學問,所以非常不容易解決。著者們做出這樣偉大的成績來,已是令人五體投地的了。

本文體大思精,本沒有多少可以疵議的地方;但是像這樣長的論文,自然也難免有一二疏忽之點。序者不學,本不配在這裏補充什麼意見,然承頤剛師的好意命我寫這篇序文,我應當盡責的說幾句話。現在就把浮在我腦際的一點膚見拉雜寫出來,請著者和讀者們指教!

第一:“三皇”來源的討論。“三皇”中的天地二皇固然就是“皇天”“后土”的變相,但他們的關係還是間接的,天皇地皇還有個本生娘家在,那便是史記封禪書中所記“八神”之祀裏的天主地主。我們試把他們的淵源尋出來。封禪書說:

始皇遂東遊海上,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。……八

神將自古而有之，或曰太公以來作之。齊所以爲齊，以天齊也。其祀絕莫知起時。八神：一曰天主，祠天齊；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。二曰地主，祠太山梁父。蓋天好陰，祠之必於高山之下，小山之上，命曰時；地貴陽，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。三曰兵主，祠蚩尤；蚩尤在東平陸監鄉，齊之西境也。四曰陰主，祠三山。五曰陽主，祠之罍。六曰月主，祠之萊山。皆在齊北，並勃海。七曰日主，祠成山；成山斗入海，最居齊東北隅，以迎日出云。八曰四時主，祠琅邪；琅邪在齊東方。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，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。……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，上過則祠，去則已。（漢書郊祀志文略同）

八神是東方齊國所奉的神，據史公說八神將自古就有，其祀絕莫知起時，而八神又爲始皇所祠，可見他們至遲也是戰國以前的產品。這天主地主，封禪書明說就是天地之神；因爲其祀偏在東方，所以天子巡狩經過的時候就祠，去就罷了（八神之祀至成帝時始廢）。燕齊方士的勢力本來是活躍於秦漢間的，觀“五德之運”秦帝後齊人就奏之，始皇也便採用；可見他們把天主地主人化成了天皇地皇，從東方搬到西方去，是很可能的事。況且漢武帝時的秦一也是從東方來的，天一地一更與天主地主相近，而天一地一又就是天皇地皇的化身（因爲秦皇復變了神，所以天皇地皇也就跟着回復了天神的地位），所以說天皇地皇與天主地主必有相當的關係，決不是隨意武斷的話。封禪書又記武帝時的祀典道：

後人復有上書言：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，祠黃帝用一

梟破鏡，冥羊用羊，祠馬行用一青牡馬，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，武夷君用乾魚，陰陽使者以一牛。令祠官領之如其方，而祠於忌太一壇旁。

這文裏的太一澤山君，不就是天主地主的變相嗎？陰陽使者（漢書注“孟康曰陰陽之神也”），不也就是陰主陽主的化身嗎？

第二：秦一來源的另一段材料。關於秦一問題，本文也漏掉了一段材料，那便是荀子裏所說的“五秦”。荀子賦篇說：

有物於此，儼儼兮，其狀屢化如神，……臣愚而不識，請占之五秦，五秦占之曰：“……夫是之謂蠶理”。（蠶）

這五秦他書裏沒有見過，或許就是秦一的分化（道教裏的太一五神，和張衡靈憲帝王世紀裏的五種“太”的來源，一部分或即由此）。楊倞注說：“‘五秦，五帝也；’案之下節云‘臣愚不識，敢請之王，’王與帝相對，則釋‘五秦’爲五帝也還不算錯（不過他以這五帝爲少昊顓頊高辛唐虞，則是大錯）。那末秦一非但做過“三皇”，他還會做過“五帝”哩（這裏的五秦是神是人看不清楚）。又荀子禮論篇也有“太一”，是大道的意思，這與道家所說的“太一”相近。

第三：燧人祝融列入“三皇”說的來源。本文質問緯書的作者道：“燧人和有巢本來是聯帶的，爲什麼只請燧人入‘三皇’而把有巢扔在一邊，不理他呢？而且用了什麼理由，知道他的次序應在伏羲之後，神農之前呢？”（頁72）這個質問，我可以代緯書的作者答復，便是太皞燧人連稱見於荀子，正論篇說：“何世而無嵬，何時而無瑣，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；”玩其語意，是以太皞燧人爲最古的帝王，他們的地位正與三皇相當。成相篇說：“文武之道同伏羲；”這是說近如文武，遠如伏羲，他們的道仍是一樣；可見伏羲也是最古的帝王。在這一點上，太皞很

有同伏羲併家的可能（但是拿太皞同伏羲兩個名詞連起來，稱做什麼“太皞伏羲氏”，那一定是劉歆們搞的鬼！逸周書太子晉解也說“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，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；”這篇書不甚可靠，故此處不引作證）。又莊子繕性篇也以燧人伏羲放在神農黃帝之前。至樂篇並說“言黃帝堯舜之道，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；”可見燧人是在神農前的。緯書的作者把燧人接伏羲，扔去有巢，而連數神農為“三皇”，他們的根據是荀子和莊子。至白虎通等書請祝融坐“三皇”的寶位，著者們也疑它沒有根據，其實這也是有着相當的根據的。莊子胠篋篇列容成氏，大庭氏，伯皇氏，中央氏，栗陸氏，驪畜氏，軒轅氏，赫胥氏，尊盧氏，祝融氏，伏羲氏，神農氏為至德之世；在這個太古帝王的系統中，祝融氏居然也得備員其中，位置且在伏羲神農之前，這就是“三皇”裏的祝融氏的來源；可惜他們把祝融伏羲的前後位次顛倒了。

第四：有人名的“三皇”的第四說。有人名的“三皇”，除（1）伏羲燧人神農，（2）伏羲女媧神農，（3）伏羲祝融神農三說外，還有伏羲共工神農的第四說（這說三皇的次序想來如此），見劉恕通鑑外紀引或說。這一說似是從劉歆世經的古史系統來的。世經以伏羲為木德，神農為火德，而鬪一閭水的共工於其間；作“三皇”第四說的人，他感覺“三皇”本來只有二皇，他想“那一皇怕是閭統罷，”所以便把“霸九有”的共工氏給湊上了數。

第五：本文說：“王肅有兩個主張：第一是沒有所謂‘五精感生’說，第二是不承認五帝之外再有五天帝”（頁98）。這末了的一句話似稍有語病。因為我們知道王肅以天上的五帝為五行之神，天之輔佐（這仍跳不出謬忌的圈子），稱為“五帝；”明王死而配五行，故亦稱“五帝；”那末他並非不承認有五天帝了。所以

這句話若作“不承認有所謂‘六天,’”似稍妥帖。

第六：本文說鵝冠子裏的泰一即是九皇(頁27)，這似乎是錯的。因為鵝冠子泰鴻篇明說“泰皇問泰一曰”(注：“泰皇，蓋九皇之長也”)……又說“泰一，……九皇受傅；”泰錄篇也說“泰一之道，九皇之傅；”則泰皇即是九皇(或是“九皇之一”)。九皇是學於泰一的，泰一是九皇的師傅；九皇與泰一是二非一(至所謂“九皇殊制，而政莫不效焉，故曰泰一”，這也是說九皇之政效於泰一，泰一為殊制的九皇所效，所以稱做泰一。這段文義很是顯明)。

第七：莊子天運篇裏的“三皇”似是“三王”的誤文(繆鳳林先生說，見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頁一六三——一六四，這層顏剛師從前好像也提出過的)。又天運篇裏又有“上皇”，其文云：“天有六極五常，帝王順之則治，逆之則凶，九洛之事，治成德備，監臨下土，天下戴之，此謂‘上皇；’”楚辭裏的神的“上皇”在這裏也被人化了。

第八：左傳“三墳五典”語是劉歆們所竄入，我還有一個證據，便是左史倚相在國語中是個賢人，他能止司馬子期的以妾為內子的亂倫行為(楚語上)，王孫圉又稱他為楚國之寶(楚語下)；在左傳這節裏他却變成一個被貶的人物了，他成了這件故事的犧牲品了。

上面把我的一點膚見說完，此下略略敘述“三皇”辨偽的歷史：

“三皇”這三尊偶像，在歷史上說來，本來是不值一駁的東西；所以一班稍有歷史觀念的學者早就對它不信任了。宋代以來，儒者們理智進步，對於“三皇”一名，便有持極端懷疑態度的了。劉恕通鑑外紀說：

六經惟春秋，及易，象，象，繫辭，文言，說卦，序卦，雜卦，仲尼

所作詩書，仲尼刊定，皆不稱“三皇”“五帝”“三王。”……六韜稱“三皇”，周禮稱“三皇五帝”，及管氏書皆雜孔子後人之語，校其歲月，非本書也。先秦之書存於今者：周書，老子，曾子，董子，慎子，鄧析子，尹文子，孫子，吳子，尉繚子皆不言“三皇”“五帝”“三王。”論語，墨子稱“三代。”左氏傳，國語，商子，孟子，司馬法，韓非子，燕丹子，稱“三王。”穀梁傳，荀子，鬼谷子，亢倉子，稱“五帝。”亢倉子又稱“明皇聖帝。”……惟文子，列子，莊子，呂氏春秋，五經緯始稱“三皇。”鶡冠子稱“九皇。”案文子稱墨子，而列子稱魏文侯，墨子稱吳起，皆周安王時人，去孔子沒百年矣。藝文志鶡冠子一篇，……唐世嘗辨此書後出，非古鶡冠子；今書三卷十五篇，稱劇辛，似與呂不韋皆秦始皇時人；其文淺意陋，非七國時書。藝文志云文子，老子弟子，孔子並時，非也！莊子又在列子後，與文列皆寓言，誕妄不可爲據！秦漢學者宗其文詞富美，論議辨博，故競稱“三皇五帝”，而不究古無其人，仲尼未嘗道也。……讖緯起於哀平間，……名儒以爲祿妄，亂中庸之典。司馬遷孔安國皆仕漢武帝，遷據穀梁傳荀卿子等稱“五帝”，不敢信文列莊子呂氏春秋稱“三皇。”……孔安國爲博士，考正古文，獨見周禮，據“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”，左傳云左史倚相“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”，……安國以周禮爲古文，而不知周禮經周末秦漢增損，僞妄尤多；故尚書序云：“伏羲，神農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；少昊，顓頊，高辛，唐，虞之書謂之五典。”孔穎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之

上，數與三皇相當，墳又大名，與皇義相類，故云三皇之書；……此皆無所稽據，穿鑿妄說耳！……秦初并六國，丞相等議帝號，曰“古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泰皇最貴，臣等上尊號，王爲‘泰皇；’”王曰“去‘泰’著‘皇’，采上古‘帝’位號，號曰‘皇帝；’”乃知秦以前諸儒或言五帝，猶不及三皇；後代不考始皇本紀，乃曰兼三皇五帝號曰皇帝，誤也！……（卷一）

劉恕是崔述前的一個謹嚴的史學家，他折衷於所謂“仲尼之言，”悍然斷三皇五帝爲古無其人。他把古書清理了一下，悍然斷凡稱“三皇五帝”的都是晚出之書，誕妄之說。他連周禮都割棄了，不能不說他有相當的勇氣。他把三皇的時代移到戰國以後，太古的偶像已被他根本推翻了。在劉恕以前，固然已有懷疑三皇的人，但總沒有像他這樣澈底的；如他同時人司馬光的稽古錄道：

伏羲之前爲天子者，其有無不可知也。如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之類，雖於傳記有之，語多迂怪，事不經見。（卷一）

他雖也懷疑伏羲之前的爲天子者，但終不敢斷定地說“古無三皇，”他遠不及劉恕的勇敢。

到了清代，考證學大昌，當一般經師正在迷信漢人的經說，大開倒車之際，却有一位頭腦極清醒的辨僞大家起來；這個人便是崔述。崔述在他的補上古考信錄裏力闢“三皇”說之謬道：

“三皇五帝”之文見於周官，而其說各不同；……後之編古史者各從所信，至今未有定說。余按：書云“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”“皇帝清問下民，”是帝亦稱“皇”

也。詩云“皇王惟辟，”“皇王烝哉，”是王亦稱“皇”也。書云“惟皇作極，”又云“皇后憑玉几，”詩云“皇尸載起，”又云“獻之皇祖，”傳云“皇祖文王，”又云“皇祖伯父昆吾，”離騷云“朕皇考曰伯庸，”然則“皇”乃尊大之稱，王侯祖考皆可加之；非帝王之外別有所謂“皇”者也。且經傳述上古皆無“三皇”之號，春秋傳僅溯至黃帝，易傳亦僅至伏羲，則謂羲農以前別有“三皇”者，妄也！燧人不見於傳，祝融乃顓頊氏臣，女媧雖見於記，而文亦不類天子，則以此三人配羲農，以足“三皇”之數者，亦妄也！……僞孔傳書序云：“伏羲，神農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；少皞，顓頊，帝嚳，堯，舜之書謂之五典；其意蓋以墳爲“皇”書，典爲“帝”史，然黃帝以“帝”稱而反爲“皇，”名實迕矣！……蓋“三皇五帝”之名本起於戰國以後，周官後人所撰，是以從而述之。學者不求其始，習於其名，遂若斷不可增減者；雖或覺其不通，亦必別爲之說以曲合其數；是以各據傳說互相詆謬。不知古者本無“皇”稱，而“帝”亦不以“五”限，又何必奪彼以與此也哉！（前論）

史記秦本紀云：“古者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”……河圖及三五歷稱：“天皇氏十六頭，……地皇十一頭，……人皇九頭，……”後世序古史者往往采之；以余觀之，謬莫甚焉，傳曰：“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”世又傳倉頡始作書契，然則書契之起於羲農以後，必也；羲農以前未有書契，所謂“三皇”“十紀”

帝王之名號，後人何由知之？……夫尚書但始於唐虞，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起於黃帝，譙周皇甫謐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，而徐整以後諸家遂上溯於開闢之初，豈非以其識愈下，則其稱引愈遠；其世愈後，則其傳聞愈繁乎！且左氏春秋傳最好稱引上古事，然黃炎以前事皆不載，其時在焚書之前，不應後人所知乃反詳於古人如是也！（本文）

他說“皇”本是尊大之稱，非帝王之外別有所謂“皇”。經傳述上古統沒有“三皇”之號，所以說羲農以前別有“三皇”，那是妄談！燧人，祝融，女媧們都夠不上“三皇”的地位，所以以此三人配羲農以足“三皇”之數，也是謬妄！至偽孔傳書序以黃帝爲“三皇”，名實相連，也不足據。三皇五帝之名只是戰國以後人所杜撰，周官是後世的偽書，所以從而述之。況且書契起於羲農以後，所謂“三皇”“十紀”帝王的名號後人何從知道？後人所知反比古人爲詳，這是“其識愈下則其稱引愈遠，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”的一條史學公例。他的話駁得這樣有力，不知當時人何以還不覺悟？

崔述以後辨斥“三皇”之說的有康有爲崔適等。他們以爲“三皇”之名只是劉歆們臆造出來的，凡是古書上說“三皇”的文字都是劉歆們所竄改。他們的話著者們已引入本文中，加以辨正，現在不贅述了。

在近人中辨“三皇”說的僞最力的人，據我所知道的有三位大師。第一位便是本文的著者顧頡剛先生。頡剛師在他的名著古史辨第一冊裏說：

從戰國到西漢，僞史充分的創造：……自從秦靈公於

吳陽作上時，祭黃帝，……經過了方士的鼓吹，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。自從許行一輩人抬出了神農，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。自從易繫辭抬出了庖犧氏，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。自從李斯一輩人說“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泰皇最貴，”於是天皇，地皇，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。……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，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，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，更在天皇之前了。時代越後，知道的古史越前；文籍越無徵，知道的古史越多。汲黯說“譬如積薪，後來居上，”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。（頁65，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）

這就是所謂“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”（這觀念是導源於崔述的）。三皇是這層累裏的第二層。在此以後，顧剛師曾編著了一種初中本國史教科書，因為裏面沒有照通常的例敘說“三皇五帝，”犯了維持道統的人的忌，他們用了政治上的力量壓迫顧剛師，把這本書銷滅了。那裏知道不久便有第二第三懷疑三皇五帝說的人起來，那便是經今文學大師廖季平的高足蒙文通先生，和我們的右翼驍將繆鳳林先生。蒙先生說：

谷永言“夫周秦之末，三五之隆，”師古曰“‘三’謂三皇，‘五’謂五帝；”則“三皇五帝”之說起自晚周，漢師固已言之也。郊祀志有梁巫，晉巫，秦巫，荆巫，晉巫祠五帝；臺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：“天神貴者泰一，泰一佐曰五帝；”是五帝本神祇。……鄭玄以“太一者，北辰之神名”，宋均謂是“北極神之別名；”是北辰之神一，而五帝之神佐之。武帝時人有上書言：“古者天子三年